我的天堂

苏 秀

北宋时期的柳永在他写的《望海潮》词中，对杭州赞道：“东南形胜，江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簾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”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”一千年前的杭州就已经如此兴旺了，无怪乎人说，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因老伴生病，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便投奔了杭州女儿家。老伴过世后，上海家中剩我一个人，便偶尔回上海，多半在杭州。这样，前前后后，我在杭州生活也有四五年之久。

杭州特别让我流连忘返的，就是满城桂花树。每到金秋十月，花开了，整个杭州就像个充满桂香的大花园。那气味不仅是香，还带着一丝丝的甜。令人沉醉。

还有西湖的山水。它不像长江、黄河那样的惊涛骇浪、波澜壮阔，却像少女般娴静、轻盈。历来诗词作者都用自然的美来形容美女，如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形容杨贵妃“芙蓉如面柳如眉”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；而词人王观却用美人来形容山水，他写道：“水是眼波横，山如眉峰聚。若问行人去那边，眉眼莹莹处。”我觉得他这首词，好像就是专为西湖写的。

特别有一次，我和专门来杭州看我的同学，坐在西泠印社的半山上喝茶。那天细雨蒙蒙，远山像是透明的翡翠，似有似无。小船如玩具般漂荡在湖面上，如真如幻。不由让人想起：“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”的名句。

久住上海，满眼高楼，满街汽车，使人格外怀念大自然的山水、森林。所以，我特别喜欢由杭州商业区通往各个景点的道路。路上没有车水马龙，更少有行人如织，道路两旁都是参天古木，几分荒凉，几分神秘，仿佛进入了千年前的古驿道，忘却“今夕是何年”。

所以，新世纪初，女儿退休，我也随之回到上海，仍然不能忘情于杭州。每隔两三年，总要回去一次。会会朋友，闻闻桂花香。坐坐船娘手划的船，围着湖心亭和三潭印月兜一圈。但是最近这些年，体力每况愈下，大约总有七八年没去过杭州了。

有一次跟栋甫聊起，我说：“活得真没意思，连杭州都去不了。”他说：“想去杭州还不容易？我请个司机，你想去哪就去哪，你累了，就回酒店休息。”

结果，不但有栋甫，还有他的妻子凇岚，我的女儿牧遐一行人，浩浩荡荡去了杭州。不仅如此，我杭州的干女儿郁椒，近几年总听我说要去杭州，又总是不了了之。这次，我真的去了，她们夫妇居然在满觉陇，跟朋友借了一幢小楼，请大家吃中饭。

说起郁椒，她原是我女儿的同事，我女儿的好友。那些年我在杭州，经常会发哮喘，有时，她会帮牧遐照料我，陪我去医院，帮我取药。大家说她：“你比她女儿，还像她女儿。”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，共同的趣味。我看到一本好书会介绍给她，她看到也会介绍给我。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我离开杭州十四五年了。联系一直没断过。

栋甫多年一直把我当成他的另一个母亲。郁椒和牧遐说起我来，也是“咱妈长，咱妈短。”所以，这次大家在杭州见面，就笑说：“我们本是一家人嘛！”

郁椒借的这座小楼实在太可爱了。最精彩的是它的三楼阳台。从阳台望出去，目光所及，都是茂密的桂花树。特别是阳台近处的树，比三楼阳台还高出很多。虽然花早已开败了，仍然使人感到如在世外桃源。我说“就为了坐在这个阳台上的两小时，我这次的杭州就来得值了”。大家怕我太累，催我回酒店休息。头一天的日程就到四点钟为止。

第二天早上10点出发去西湖。远山淡淡的，只有一条线。游船小得像一粒芝麻。人融化在大自然中，感受着天地的辽阔。凇岚像随团摄影师，不停地给大家拍照。我说：“我一辈子都没拍过这么多照片。”

中午大家去了“楼外楼”，“楼外楼”比我早年来时扩大了许多倍。我们点了“西湖醋鱼”、“东坡肉”、“炸响铃”等等所有楼外楼的招牌菜。不能白来一次。

玩儿也玩儿了，吃也吃了，又会了朋友，我的杭州之行圆满结束。

纸博

无论怎么声嘶力竭，四周总是寂寂无声

张 欣

凡事熬住不发言，挺不容易的。

私下里，每个人都有君临天下的错觉，自己的真知灼见必将成为一声炸雷。

其实未必。

或者，发了言，也要耐住无人理会。

这都正常。

有句话说，历史最充分的证明就是人类从未吸取过历史的教训。

所以我们在给年轻人教诲的时候，是否应该想一想，目前的状况如果是伊必须经历的，或者不需要过于痛心疾首。

人生的许多认知都需要自己的经历来印证。

哦，我现在才理解那句话是对的。

哦，当时他的眼神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

每个人都有许多这样的时刻。

自己行业内部的狂欢事件，会瞬间刷屏。一时间感觉震动中外。但是其实放到朋友圈之外，根本无人关注，是非常小的一件事。

我们觉得自己重要，自己的事业更重要这都正常。

可是关别人什么事。

我们呕心沥血挖地三尺写出自己的家族故事，里面有世世代代的人生感悟。

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，别人为什么要知道。

名要人物如此，凡人更是如此。

微尘一样的存在，就是要习惯寂寂无声。世界之大，众声喧嚣，不说也是一种觉悟。如果可以，尽量多做，做才是修行。

作如是观则是一种本领。

丽江古镇（水彩画） 荣德芳

马头墙上的“垛垛子”

袁晓赫

在井冈山的关北、小通，老表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建的民居，基本上都建有马头墙，当地人习惯把马头墙上的“马头”称为“垛垛子”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当知青那时，站在进村的南瓜坳上，远望田南，那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民居，黝黑的屋瓦、青砖勾缝的外墙，黑白辉映的马头墙，“雄壮”的“垛垛子”，会使人得到一种明朗素雅和层次分明的韵律美的享受。

那种飞檐翘角、突兀多姿的马头墙不仅美观和威严，而且实用，在江西生活久了才了解到，江西的民居多建有马头墙，那是因为在聚族而居的村庄里，民居密度较大，火灾发生时，火势容易顺房蔓延。而在居宅的两山墙顶部砌筑高出屋面的马头墙，一旦相邻民居发生火灾，就起着隔断火源的作用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“青砖黛瓦马头墙，飞檐翘角坡屋顶”的赣派风格了。

根据当地工匠介绍：马头墙是在山墙的基础上加建的，因墙上的“垛垛子”形状酷似马头，故称“马头墙”。它的构造随着屋面的坡度一层一层迭落，以斜坡长度定为若干档，轮廓成阶梯状，脊檐长短随着房屋的进深而变化，有一阶、二阶、三阶、四阶之分，也可称为一叠式、两叠式、三叠式、四叠式，通常三阶、四阶更常见。较大的民居，因有前后厅，进深长，马头墙的叠数才多至五叠，当地人称“五岳朝天”。小通村没有钟鸣鼎食人家，没有豪宅，也就没有五个“垛垛子”的。墙顶挑三线排檐砖，上覆小青瓦，并在每只垛头顶端安装金花板。同时，马头墙上安有“鹊尾式”、“印斗式”等数种。“鹊尾式”即雕凿一似喜鹊尾巴的砖做为座头；“印斗式”即由窑烧制“田”字纹的形似方斗之砖；“坐吻式”是由窑烧“吻兽”构件安在座头上，常见有哺鸡、鳌鱼、天狗等兽类。层层叠叠的马头墙高出屋脊，以蓝天白云为背景，勾勒出一条条优美的天际线。“青砖小瓦马头墙，回廊挂落花格窗”是对赣派建筑的真实写照。

听老人们说，以前，马头墙上的“座头”（“马头”）是工匠用小瓦片垒砌成形，然后用水泥将其加固，待风干后再涂上白石灰，之后手持毛笔涂上花鸟等造型的图案。马头墙的制作工艺距今五百年开外，靠一代一代当地能工巧匠传承着。然而，这种独特魅力的建筑手艺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。随着科技发展和追求利润，人们建造房屋时图省事少花钱，多数购买机器制作好的马头墙。纯手工制作的马头墙几乎没有了。

到了80年代，人们追求独家独院建筑，不再局限于建三联、五联人字房，建房风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青砖换成了红砖；内装修变成了内外双面装修；木材不再是建材的唯一选择；青瓦被钢筋水泥和琉璃瓦完全取代等等，现有的马头墙上的“垛垛子”越来越显得珍贵了。

基本的信任度

黄 亨

有一次我行走在深山里，十几里路不见一个行人，好不容易遇上个中年汉子，两人都很兴奋地驻足聊起天来，像熟人一样足足聊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挥手道别。还有一次在乡村马路边遇上一个卖粽子的农妇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三个带回家。

这两次经历看起来很正常，但其实都经不起理性地检视：你凭什么这么信任这两个陌生人？万一谋财害命？万一是不安全的粽子？看来人活在世上除了须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外，还得有个基本的信任度，否则寸步难行。

“小经打”

葛正乐

上海人管蟋蟀叫“赚绩”，说起斗赚绩，很多人，即便人到中年，甚至老年，都还有着浓浓的兴趣。记得1974年的一个深秋下午，邻居小伙伴生海匆匆赶来我家，说他上水工房的同学，外号“丘旦”，听说我们英国公房里有很多厉害的蟋蟀，想要“交交手”。那天他带来的蟋蟀，已将住在5号、7号和8号里小伙伴们的所有蟋蟀杀得一败涂地。丘旦得意极了，说是：“我的蟋绩打遍大杨浦无对手，看来今天扫平“英国公房”已不是吹牛皮了。你们今天还有什么蟋绩吗？连斗，连斗了！”。

生海听了不服气，急忙来找我二哥正来，希望他有厉害的赚积可以应战。正来平时喜欢自己玩虫子，一般不愿与外人斗的，那天听了生海的一番描述后，就说：“试试吧”。生海喜出望外，奔去宣战，还有可以斗的虫子。

刚才还在围观酣战，有些失落的十来个邻居小伙伴们，一下子来到我家院子，围住了“战场”。丘旦打开蟋绩盆，一只我们从未见到过、至今也未见过的大蟋绩出现了：它的体型足有一个小手指那么大，通体青黑，犹如鲁智深型的“黑大虫”，威风凌凌、气势汹汹、摇头晃脑、神定气闲地在盆里巡视，像艘巡航的航空母舰。经反复确认这只黑大虫不是“油葫芦”等异虫后，正来先让红头蟋绩与其会面，探探实力。两只蟋蟀照面就张牙开打，那只大黑虫一副牙齿形状就好像关公那把青龙偃月刀，红头蟋绩双钳也不示弱，向其进攻，然而几次撕咬顶撞，大黑虫纹丝不动，没几个来回，红头就败下阵来。丘旦更得意了，问：“你还有虫吗？”，只见正来犹豫了一下，回屋从床底下拿出了一只蟋蟀盆，说“就剩这一只了”。话说这只蟋绩，是正来和隔壁邻居海鸥，冒着被水厂门卫抓捕，通宵在一个“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”的水厂医生间旁，即那原英国大班房边捕获的，称之“小经打”，言下之意就是那种永不服输的斗虫。

一上场，小经打抡起那副似方天画戟的尖牙，往前推推大黑虫，结果自己被弹出老远，又试了几次未果后，只见小经打突然改变战术，从左后面发起进攻，咬大黑虫的肚子，大黑虫似乎被咬疼了，转身要寻小经打决斗；可小经打又绕到他的右面，又是一口；就这样，小经打愈打愈勇，上蹿下跳，左右避实就虚，利用自己年轻、灵活的特长，斗智斗勇地与黑大虫展开了气壮山河的30多个回合的大战。最后咬得大黑虫满身出水，步履蹒跚地在盆内四处逃窜。小经打张开双翅，清脆地鸣叫，仿佛奏响了胜利的凯歌。那只大虫，耷了个脑袋，甚至想翻盆而逃，只因身子太大，实在没力气了。最终，丘旦低头将斗草一甩，长叹一声说，败了，算了。

那时斗蟋蟀大都不赌钱的，顶多是“戈俘虏”，谁赢了就拿走斗败的蟋蟀。

有趣的是，我将这只缴获的大家伙放在家里最好的一个盆里，悉心护理，为了给它养好伤，开盖放在花园里晒太阳，想给它消消身上破口的毒。谁曾料到，一眨眼，就被家里的那只生蛋的大功臣芦花鸡一口当了美餐，气得我懊悔不已呢。

再读《边城》，愿一生纯净

何 强

“一切总那么静寂，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。”心美，情深，境明。重温《边城》后慢慢咀嚼，似乎对那片山水有了新的体味。在水一方，芦花荡荡；轻挽罗裙，淡理云鬓。沈从文先生笔下云淡风轻的文字里不尽是诗意，还有对人生乃至一个时代的描绘与延伸。

那座活在山水画里的边城，自然风光之秀美自不必说，民风更是淳朴，人们不讲等级、不谈功利，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，推心置腹的感情令人动容。外公对孙女的爱护，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恋，天保对翠翠真挚无染的依恋和兄弟之间的手足之爱，无一不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原始美德。湘西自然文明之明净，也是湘西人心地之明净。也许人都应该有那边城水光般清澈的眼睛，透过它看世界——容许我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，可以找到自我的天地，不至于迷失自我，永远怀有一颗追求宁静的心，让本我在纷繁之中憩息片刻。然而心静未必是要逃空谷。正如最妙的修道不是逃离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心里修篱种菊。绝非无所作为，而是强调我们要宁静地面对一切，冷静解决事情，如此方可在喧扰尘世中觅得一隅净土，一份纯粹宁静的心态会让我们收获多少难以预料的欢愉和融合啊。书中的那份安静增加了人对于“人事”的思索力，增加了梦，在这小城中生活的，各人自然也一定各安定在一份日子里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。就让心的声音随境而生罢，不必太过在乎功与名。

活在当下，我们却再难觅得那片纯净的踪迹，多少人患得患失，终日为充满铜臭的功利疲于奔命；多少人甘愿失去与心灵之声音邂逅的机会，狂热地追捧“速食文化”留下“微漠的悲哀”。急剧的放扩，让很多人的生命虚掷在了路上——每天辗转于各种交通工具，焦灼地看着其他车辆撩起的狂沙忍受塞车，点与点之间，已成咫尺天涯的遥远。不必说诗意，也许，连我们的脚步，甚至思考人生的时间，都正在丢失，脚踏实地行走的产物，是好的灵感、音符、情愫。淡泊宁静，不是要遁入空门，只是敢当万绿丛中的那点红，选择有梦和有信仰地生活，让真诚和至诚烙印在你那颗赤子之心上，面对生活中那些狰狞的诱惑，别迷失了你的灵魂，你的谦卑还有爱生活的心，像岁月之流冲淡的岩石，少了埋怨偏激，多了圆融平和，从刻意追求到怀着乐趣和淡然。奋斗之余，我们是否也要慢下来，想想发展以后，我们是否忘了本，缺了根。边城的种种，大抵都与中国人的“根”情结有着玄妙的联系。尽诉衷肠的对歌，那份至善至纯的爱护，不正是国人传统的最佳缩影么。我们是否要呼唤人性中最原始的善良美好和心灵最本真的澄澈纯净。

生活虽然使我们拘泥于一方水土，受时间和空间束缚住，不能远走天涯，不能品味各种人生状态的精彩与尽揽天下的百态，但文字却可以带着心灵在情感的国度里尽情飞翔，肆意宣泄，让文字清新明丽地组合，随心所欲，体验由心灵情感带来的文字清茶。不需要刻意寻找，相濡以沫的文字就可以抚慰你受伤的心。

放下杂念再次细读《边城》，才理解沈老的文字是带给了读者怎样怡然舒畅的心情。没有哗众取宠的骇人字眼，字字平淡，看似寻常却奇崛，说的大概就是这种看着令人舒服的好文墨。尤其是这种氤氲着传统韵味的文字，平淡之中见真淳，看形形色色的物欲覆盖原本的素颜。

十日谈

阅读中的真善美

责编：祝鸣华

多元文化碰撞所带来的问题，明请看本栏。